

实录

【足迹】

华不注投稿邮箱:

qjwbbz@163.com

【琐记】

“拨拉” 和“拌渣”

□王绍忠

自从早先神农尝百草以来,凡是无毒性、无异味、嚼得动、咽得下的野菜皆可食用。后又经过祖辈不断变化、创新的厨艺处治,不仅可为百姓填肠充饥,而且逐渐成为鲜嫩、筋道、爽口,改善膳食的家常美餐。“拨拉”和“拌渣”即为野菜的两种传统吃法。

“拨拉”菜做成功后,像布条一样成棵成缕,绵软柔滑,需要用竹筷拨拉、挑动着食用,防止菜棵粘连,故得此名。

幼时,我祖母常采一种生长在麦畦中、叶面肥嫩厚实且有韧性的“面条菜”,因此菜前面生有三叶后边一叶,据其形俗称“羊蹄脚”菜。剜来洗净、控干擦到盆中,添加少许凉水,放点细盐,拌上面粉,轻轻反复揉搓,让菜叶挂上一层轻薄的“面衣”,不流汁、无面疙瘩,即为水分、面粉适量。然后,搁进笼屉里旺火蒸半个钟头。停火将其夹到盘中,尝一口热腾腾、暄和和、嫩生生、香喷喷,柔滑而又脆爽,不失为老幼皆宜、绝妙佳美的春日膳食。

“拌渣”对野菜品类的选择十分宽泛。春季,堰边河畔、峪沟山坡上的麦拉蒿、扫帚菜、蜜罐棵、马齿苋、灰灰菜、苦菜等皆可。采来摘除菜根、枯叶,淘洗干净、剁成碎末装锅,表层撒五分之一的豆糁,添加三分之一的清水成稀糊状。旺火炖半个钟头。掀锅搅拌均匀,把一方硕大的笼布摊放于簸箩之中,再把锅中菜和汤一并倒入,把笼布四角兜起,上面搁上菜板,再压上一方巨石,像出豆腐似的将包内水分全部挤压干净。然后,掀开笼布,切下一方够全家六口人食用的放进盆中,再撒上芝麻盐、倒入蒜泥、醋汁后,拌合均匀,一人一碗即可食用。尝一口松软干素、柔和热乎、清香四溢,令人口齿生津、食欲大开。单纯尝鲜和馒头一块食用均可。下一顿可以拌为冷餐,滋味依然。这是庄户农家独创的一种庄户野味美食。

上世纪60年代初,以“瓜菜代粮”时期,拨拉菜和拌渣菜普遍流行于千家万户。面粉、豆糁是稀罕物,便用地瓜面代替。野菜挖净了,便用槐叶、杨叶顶替。人们追忆起那段往事,仍深情地称这两道菜为度荒菜、救命菜……

如今生活好了,我家老少还有“怀旧”心理,吃菜讲究吃菜根、野味、原生态、无污染、无公害。俺村的惠民饭馆、庄户酒楼,也提高了野菜的身价,摆上了大雅之堂。拨拉菜和拌渣菜成本低、不腻口,又尝鲜又饱腹,深得吃惯了肥肉鲜鱼客户的宠爱。这两道流传千载的家常庄户菜,真正成为春季的时令美餐。

记忆中的济南老街巷

□张永红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三十年,也算是半个“老济南”了。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走出济南站那标志性的哥特式建筑,踏上济南的土地,看到法桐浓荫下的站前街,感觉这是一座安静而有底蕴的城市。三十年间,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见证了一条条老街巷、老胡同的消失。

济南的老街巷虽然大都不太宽,也不太长,但似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段历史、一段故事。

刚上班的时候,住在市中区普利街附近。这条不长的街道,当年曾是连接东边老城区和西边商埠区的交通要道。除了东首的草包包子铺外,西段路南还有一家叫“四喜居”的饭店,店里的四喜丸子和把子肉颇有名气,西邻是老字号的普华鞋店。普利街南北两侧各与几条小街巷相连。最西头沿河向北的叫上元街,再往东的一条叫靖安巷,向北接竹竿巷一直通到英贤桥。路南有几条小巷通向共青团路,如郝家巷、西券门巷、凤凰街等,胡同两边是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民居门楼,平日大门紧闭,颇有点闹中取静的味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沿河拓建顺河东街,路北建立起居民小区,上元街、靖安巷先后消失。2011年,“济南第一高”绿地中心开建,路南的几条小巷先后被拆。

当时共青团路电报大楼以南片区还没开发,大片区域内全是一片片的荒地,零星分布着一些居民住宅,以及一些临时搭建的棚户区。

挤挤挨挨的平房院落。记得其中有两条长长的街道横穿南北,一条叫土街,一条叫斜街。土街南通上新街,北接城顶街。斜街呈西南东北走向,南起西青龙街,向北一直通到剪子巷。回民小区建成后,土街、斜街,连同趵突泉附近的大板桥街,长春观附近因五条道路交汇而得名的五路狮子口等街巷都已难觅踪影。

泉城广场开建前,经常带孩子到后营坊街中段的护城河边游玩。横贯东西的后营坊街从南门大街美术工厂旁一直通到趵突泉东门口。1999年广场建成后,这条历史悠久、相传为曹操屯兵营房所在地的老街永远消失在平整光滑的大理石板之下了。

几年后搬到泉城路以北的明湖小区。小区开建前,曾多次到这个曾是古历城县署所在地的老城区探访。当时,县西巷尚未拓宽改造,街北首附近,尚有钟楼新寺街、万寿宫街、岱宗街、兴隆店街、东西菜园街、县学街、東西仓巷、指挥巷等。如今,除后宰门街、东华街等以外,其他老街巷大都了无痕迹。有的虽走向尚存,但并无标牌,也不再作为门牌号码标志,已化身为小区内道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的沧桑。

周末休息时,经常到一路之隔的大明湖东南岸一带闲逛。当时大明湖新区尚未开建,这片面积不大的区域却保留着数条安静幽深的老街巷。记得在现在“众泉汇流”牌坊位置直通南北的街

道叫南北历山街。它南连接察司街,北通历黄路,路西是大明湖,路东是东湖,相传因在此街上能向南望到千佛山(历山)而得名。街中段路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阁子后街小学,放学时间很是热闹。从旁边的小巷进去,感觉曲径通幽,别有洞天。西面的秋柳园街因清代诗人王士桢在此写作秋柳诗篇、后人在此成立过“秋柳园诗社”而得名。镰把胡同的来历则因走向弯曲像镰刀把,贺胜戏场街因街上曾建有祭祀火神时演戏的“火神戏场”,后取其谐音而得名。东玉斌府街因曾有陈姓仪宾(明室宗亲之女婿)在此居住,后取其谐音而来。阁子后街、汇泉寺街青石板铺地,一直通到大明湖的围墙下面。更有一些平房临湖而建,可以凭窗观湖,让人好生羡慕。如今,这些小巷连同东边的高祥后街等都已淹没在超然楼周围新开挖的湖面和草坪之下了。

那时,骑车送孩子上学总要经过泉城路南侧的解放阁片区。老城区东南隅这片区域,有着厚重的历史。从历山往南,右拐沿长长的宽厚所街西行,就到了舜井街。在这片并不算大的地方,还有小王府街、武库街、洪字麻街、藩安巷等弯曲狭窄的小巷。听听这些街名,哪一个没有一段悠久的故事呢。历山街因街南首有“三山不见”的历山而得名,宽厚所街相传来自于因路南曾设有慈善机构“宽厚所”。因当时东南城楼地势险要,居高临下,这一带常建有粮库和军械库。武库街因街上曾有存放过火炮、弹药的武器库而得名,洪字麻街则来自于以“宇宙洪荒”中的“洪”字编号的粮仓。小王府街因曾是明德王之孙宁海王和宁阳王王府所在地而闻名。2008年拆迁之后,这些老街巷永远沉寂在世茂广场的繁华之中了。

杨柳轻舞,春暖花开。当漫步在大明湖畔,徜徉在泉城广场,流连于世茂广场时,也许正有一条老街巷在你的脚下悄然延伸,默默诉说着久远的历史往事……



▲昔日普利街。



▶已消失的秋柳园街。

【印记】

香磨李的变迁

□钟倩

在济南,说起泺口服装城,妇孺皆知,哪个人没去买过几件衣服呢。但是,对香磨李很多人了解较少,甚至鲜为耳闻。仅从“香磨李”字面意义,有朋友误以为“那里是卖香油的”,一度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泺口服装城是香磨李社区创建的大型企业,最早的时候先人以磨香为生,我的邻居大娘的老家就在香磨李,从她那里我深入了解到香磨李的变迁与蝶变。

那个午后,我与朋友来到香磨李小区,路过一个亭子,其中,两具石磨很是引人注目,也令人非常好奇,我们驻足,拍照留念。仔细打量,圆顶子、红柱子,亭子下面放有两具磨盘,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就是历史。翻开历史这本大书,昨日的岁月浮现眼前: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有位姓李的男子携妻从直隶(河北省)来此地,逐水草而居,凭借精湛的捕鱼技术赚了些银两,盖了几间瓦房。

后来,又有姓石的人家迁徙至此,在此落户,以磨香做香为业。

随着时间推移,李姓家族在此生息和繁衍,成为当地最兴旺的家族。泉水甘甜,柳荷芬芳,

富庶着这片村庄,被命名为“香磨李村”。

时至1997年春天,小清河疏浚施工,发现两具磨盘,都是上盘,百姓皆称:“此香磨李村之物证也。”

我对旧物情有独钟。旧物是见证者,也是讲述者,它看似沉默不语,却已经道尽光阴故事,一头直通那段相属相联的岁月,一头抵达我们的心灵。两具磨盘,历经炮火硝烟,遭遇铁蹄践踏,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肃穆,庄严,见证着往昔的兴盛,绵延着村居的血脉,迤逦出光辉的历程。

来到大娘的家,她缓缓说道,过去不愿承认自己是香磨李人,怕别人瞧不起,这里太穷了。旧时,这里曾是咱们济南有名的“穷人窝”,土胚房、泥巴路,吃不饱、去乞讨,“少壮俱已逃亡,老稚不能相顾,十室九空。”一听是香磨李人,找对象都绕着走。后来,大约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标山大队,不久,又成立了香磨李生产大队,

生活逐步走向温饱。大娘是种菜的好手,大队里也很照顾她,对外来户十分关照。直到1989年,泺口建起简易大棚,第二年,服装城正式开业,这里才真

正甩掉“穷帽子”。

“儿子有了正式工作,儿媳在市场上有摊位,卖品牌服装,现在线下几乎不用管,主要发展电商的生意。我在家看小孙子,每月有钱领,过生日村居里也想着,逢年过节发红包,每年组织老人出去旅游,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还有,俺们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服装城经常举办各种会议,全国各地客商前来学习和考察,儿媳作为优秀商户创立自主品牌,参加了很多接待活动。”说到动情处,大娘几度哽咽,顷刻,红了眼圈。“现在,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能自豪地说:‘我是香磨李人,我的家在泺口!’”

我站在窗前眺望,透过宽敞明亮的窗户,从高楼上俯瞰小区的全貌,高楼林立,绿化整洁,环境幽雅,人居和美,一片欣欣向荣。回首曾经的“土胚屋,土胚墙,道路狭窄尘土扬,遇有下雨难出庄”,再看看今天的宜居宜业,繁荣富强,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又百感交集。

两具磨盘,是香磨李的老根,是泺口人的乡愁,更是我们济南人的温情记忆,如同汩汩清泉流过心底。